



有光無熱

奧斯特羅夫斯基等著



有光無熱

周國平著 大夏書局

五幕劇
有光無熱

[俄] 奧斯特羅夫斯基

[俄] 索洛維耶夫^著

周彤 曾憲溥 譯

А.Н.ОСТРОВСКИЙ
И
Н. Я. СОЛОВЬЕВ
СВЕТИТ, ДА НЕ ГРЕЕТ

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
“ИСКУССТВО” Москва 1950

內 容 提 要

本劇描寫一個自海外歸還故鄉出售田產的女貴族地主。她抱着遊戲人間的的心理，玩弄一個未出茅廬的鄉間小地主。她自傷老大、孤獨，情場失意；嫉視別人的幸福，並以粉碎別人的幸福為快。那個小地主原與一個樸純的農民姑娘相愛，並允許和她結婚，但在女貴族地主的迷惑與糾纏下，終於拋棄了熱愛他的姑娘，以致姑娘投河自殺。小地主在這個變故的刺激下，精神失常，找到即將遠行的女貴族地主，追究誰是害死姑娘的罪人。女地主對他說：“您如果是一個認真而又熱愛自己未婚妻的人，那麼為什麼半小時後就被另一個女人勾走了呢？”小地主聽到這句話後，立刻奔到懸崖，跳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劇中還穿插着貪婪自私的彼得堡退休官吏、飽食終日自尋苦惱的地主以及農民中的暴發戶。這是奧斯特羅夫斯基暴露當時俄國人間關係的醜惡的一面，使人們認識了貴族的兇殘與善良人們的苦痛。

登 場 人 物

安娜·弗拉季米洛芙娜·列聶娃——女地主，將近三十歲的處女。(簡稱列)

謝明·謝明尼奇·扎列辛——列聶娃的鄰人，中年人，(簡稱扎)

阿夫托季婭·瓦西里耶芙娜——謝明之妻。(簡稱阿)

胡杜巴耶夫——頗有聲望的退職官吏，五十歲。(簡稱胡)

鄧尼斯·伊凡尼奇·傑留庚——富裕的農民。(簡稱傑)

達莎——列聶娃的女僕。(簡稱達)

伊力奇——老頭，列聶娃的農奴中的管事的。(簡稱伊)

斯捷潘尼達——老太婆，伊力奇之妻。(簡稱斯)

鮑立斯·鮑力賽奇·拉巴切夫——青年，不怎富裕的地主，

列聶娃的近鄰。(簡稱拉)

奧璉·瓦西麗柯娃——年青姑娘，列聶娃的以前的管事的
女兒。

第一幕

一座飽經風霜的廢園裏的一片空場。舞台的左方是屋門首的木建的露台，舞台的右方和空場的後面是樹林和灌木，露台下放着一張圓桌，桌上鋪着白桌布，桌周圍擺着幾把椅子。

第一場

伊力奇雙手提着茶炊從露台出來，走向廣場，斯捷潘尼達端着擺滿茶具的托盤跟在後面，隨着走出來的是達莎。

斯 慢點走，別摔倒啦！

伊 老天保佑，我幹了這麼些年事，還沒有摔過一回跟頭呢！（把茶炊放在桌上）

斯 （放下托盤，拿手巾揮茶炊）你呀！這算是你把茶炊擦了，你看，黑一塊、烏一塊的……我說過，讓我來，可是你，瞎糊糊地看不見，硬要擦！

伊 怎麼的，還得跟你學不成！我擦了多少年啦，我懂！（想擺茶碗）

斯 （推他）放下吧。還想打碗嗎？方纔已經打了一個盤子了。

伊 是誰撞的呢？是你把盤子從我的手裏撞掉的……不是這樣擺，茶壺不放在這兒……鄉下婆子！

斯 噤，你成了貴族了，你說！

伊 （擺椅子）總比你強；生在老爺們的深宅大院裏，見過世面；可是你，我可憐你，才把你從鄉下的破草房子裏領到公館來。你瞧吧，今天小姐一來就會問：“伊力奇在哪呢？讓他來！”

斯 也會叫我：“把斯捷潘尼達叫到我這兒來。”

伊 上廚房幹你自己的事去吧！我拾掇屋子去。

斯 用不着你去拾掇。你的腿若是站得不耐煩啦，就找個地

方坐坐去吧。

伊 鄉下婆子！

斯 老糊塗蟲！真是的，瞎鬼！

達 （手裏拿着茶葉盒）你們這倆位老人家又吵起來了！

伊 （指點）都是她，我的鄉下老婆子！

斯 您瞧瞧他，瞧瞧這個蠢傢伙！

伊 鄉下老婆子！

斯 老糊塗蟲！

伊 你聽我的！我拾掇屋子，你到廚房去！（走）

斯 （跟上他）你又會把什麼東西打碎、弄壞的！

[二人下]

達 時下、這一類骨董品應該收票錢才給人們看呢。（準備茶）

[傑留庚上。鞠躬]

第 二 場

達莎，傑留庚。

達 您好！您找誰？

傑 我嗎、是專誠來問候我們的小姐安娜·弗拉季米洛芙娜的。怎麼樣，可不可以見見她呢？

達 可以：她很快就會出來的。

傑 應該休息休息，一路上很累了把？

達 是的，累了；我們到這兒剛剛三個小時。

傑 可不是嗎？聽着車鈴子響，我們全村子的人都起來了！這真是想不到的事！以前我們都是她的農民；我呢，說實在的，我從她父母在世的日子就做村長啦。

達 請您先坐下吧。

傑 站一站，不要緊。您是隨着她，隨着我們的小姐來的嗎？

達 是的。

傑 您在她的身邊，是做什麼的呢？

達 我是女傭人，是她的女僕。

傑 （搔搔後腦，戴上帽子）呀，是的，……原來如此！（坐下）你跟她很久了嗎？

達 六年啦；我們跟公爵夫人一塊在國外住着。公爵夫人去世後，我們就到這兒來啦。

傑 我們聽說了；這個喪信曾送到他們的農田管理所來了。

達 是的，算起來不過是前三個月的事，那時候我們正在巴黎呢。

傑 這是沒有法子的事，祝她的在天之靈永安吧！實在說，

她的壽數也夠高了。

達 只是因為我同安娜·弗拉季米洛芙娜在一起處得來，不然的話，給我多少錢我也不會到這個偏僻的地方來。除了莊稼漢，沒有幹旁的，也沒有電燈。

傑 是的、當然啦，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看法！可是我們的小姐真是位好人呀；她同你談起話來，常常好像跟自己的弟兄談話一樣。

達 可是她鬧起憂鬱病的時候，誰也到不了她的跟前呀！

傑 夫人小姐們就是這樣。……她們有的時候也發煩，自從……我們也領教過。小姐在我們這兒住過的日子不多，總共也不過一年。那年的夏天，老夫人就在這裏故去的；離我們這五里多路有個村子，叫沃特拉達；那邊是一位公爵夫人夏天避暑的地方，公爵夫人是我們小姐的教母。當時夫人到這裏弔喪、送殯；大事辦完了就把小姐當做自己的女兒接走啦。從這個時候起，我們就再沒有看見我們的小姐。她怎樣了？……算起來有六個年頭了——光陰真快，一晃就是六年前的事情了。

達 我們在意大利住的時間最久，在瑞士也住過；只是最後這一年是在巴黎住的，這還是因為公爵夫人請那地方的醫生治病。

傑 那麼現在我們的小姐打算怎樣呢？想搬到這裏住嗎？

達 天老爺饒了我們吧！我們只是到這裏看看；辦點事情。

傑 她有什麼事情要辦呢？

達 說實在的，我不知道。也許是銀錢上的事。安娜·弗拉季米洛芙娜正等着錢用。

傑 錢！……是的，唔，難道說……我來問您一句吧，難道說，公爵夫人就沒有把她自己的財產留給她教女一些嗎？

達 什麼也沒有留給。只是一點小東西和幾件衣服。公爵夫人總以為她的壽命還長着呢，沒有想到會這麼快就故去了。她故去的很突然，什麼遺囑也沒有。

傑 真倒楣！

達 財產都讓她的兒子承受去了，她的兒子呢，又是個長年債台高築的人。

傑 是的……我們的小姐也是這樣呀！替她想一想吧。一直到現在她也沒走好運。

達 什麼好運呢？

傑 一般地說，到了結婚的年齡啦，就應當結婚了，這樣也就會有了法律上的保障，也有安身立命的地方了。

達 確需要這樣。可是小姐不情願隨隨便便地把自己捆住，而且要自家作主。怎麼不讓您看看，在國外有多少向她求婚的人，有一位還是外國的侯爵呢。

傑 她不情願也是很顯然的，不然，憑着這麼一位小姐，還怕找不到丈夫嗎！這裏有一位老爺，叫謝明·謝明尼奇，人們都稱呼他扎列辛；僕人們都傳說着這位老爺大概是小姐的未婚夫。我們也這樣猜度過，他們會結婚，可是事情並不如此！小姐走了，謝明·謝明尼奇一直還住在這裏。

達 現在就是我們做女僕的也不忙着嫁人啦；也許不出嫁日子過得還自由些！否則，還不知道是什麼樣的，就把套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後悔一輩子。

傑 這是怎麼說呢！女人也有厲害的；可是要落到我們火性子的男人手裏，天呀，可別懲罰我們吧！

[列聶娃從露台走出]

第 三 場

列聶娃、達莎、傑留庚。

列 大概是鄧尼斯·伊凡尼奇吧？

傑 (摘帽子)啊，賢慧的小姐，您還認得我呢！請您許可我吻您的手吧！（吻手）

列 您好，您好！達莎，把房子裏的窗戶都打開，空氣，讓空氣還有陽光多進來一些！屋子裏太陰了……我睡醒來真有些害怕：陰沉沉的，發霉的味兒，簡直像躺在棺材裏一樣！

[達莎下]

傑 房子裏那能好呢！沒有人住，門窗總是關着。院子也空空的：只有伊力奇帶着他的斯捷潘尼達住在一間小屋子裏看宅子。

列 這裏的園子倒好。（迴視四週）可是園子——也一片荒蕪呀！

傑 小姐，宅子沒有了主人就像孩子沒有了爹娘一樣……您這次回來，對我們來說好像是太陽，把我們照亮了！這真是老天領着您回來看看家鄉。

列 是的，又回到家鄉來了！（坐下）可是家鄉的一切太淒涼啦，一片淒涼！請坐下吧，鄧尼斯·伊凡尼奇，戴上帽子吧。

傑 不，怎敢呢！

列 我命令您，不要客氣。

傑 那我就遵命了。（坐下）唔……人嗎，我的天，家鄉怎樣不好，也是願意回來看看的。

列 請喝茶吧，把您的生活情況談一談吧。（倒茶）

傑 謝謝您，賢慧的小姐。

列 (把茶碗推給他) 一邊喝着一邊談吧。(自己慢慢地喝茶)

傑 小姐，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可談的；看不見光亮，像蚯蚓在地下一樣往前混罷了。不值得一談呀。

列 鄧尼斯·伊凡尼奇，我們看到光亮了，週遊了各國。請喝茶吧！

傑 您這麼讓，那我就……我祝賀您的光臨。

列 謝謝。是這麼回事，鄧尼斯·伊凡尼奇，——我急等着錢用。

傑 賢慧的小姐，哪個人離得開錢呢！

列 可是我特別需要錢。自從公爵夫人去世之後，我便什麼財產都沒有了，你們、農民們給我的地租，不夠我用，我總得拿什麼維持生活呀，我怎麼辦呢？

傑 唔……原來這樣！（喝茶）

列 真難過，只有和自己的家鄉永遠分手啦；我打算把田產賣掉。

傑 賣！……這不太可惜嗎？祖上留下的田產。

列 沒法子呀……你們大家合夥買去吧，或者您一個人買去。

傑 哎呀，小姐，我們倒想進天堂，可是罪過不放我們進去

呀！我們都是兩個肩膀抗着腦袋的人，混一天少兩晌。

列 別和我哭窮了！我知道：您有錢。

傑 錢！我能有幾個錢！小姐，您甯開玩笑了；我有的幾個錢也只夠我的棺材本吧了。

列 我還記得您有幾個兒子，都不錯了；在哪兒當包工頭兒呢，好像在奧德薩似的。

傑 我的小姐，這年頭您還想沾兒子們的光嗎！早就分居另過了。除了逢年過節有時候寄點錢來幫幫我，還會有什麼呢。

列 那麼您就給我找個買主吧。

傑 買主會找到的，而且好像眼前就有。（喝茶）

列 可不要找房牙子。田產落到他們的手裏，小樹林和古樹會被砍光的。我不願意這樣。

傑 這個買主一定能合您的意，一定是個好買主：他是從彼得堡來的一位大人，做過大官，看樣子是帶錢來的。他身體不怎麼好，他要一所空氣清新的莊園；他住的地方離這兒不遠，好像在一所別墅裏。您若有意，我可以和他談談。

列 太好了，您就去談談吧。

傑 是、是。也許他自己會來拜訪您。

列 那我是無任歡迎的；您就趕快辦去吧！

傑 (喝乾茶，推開茶碗，鞠躬)小姐，多謝您賞給茶、賞糖、謝謝您的好意。

列 再不喝了嗎？

傑 不喝了。已經喝飽了。

列 我們的鄰居都好嗎？我們的過去管事的瓦西麗柯夫老人家還活着嗎？

傑 特洛菲穆·費托雷奇還活着呢，就是病不離身；他的老婆可故去了，他的女兒奧璉·特洛菲穆夫娜也長大了。
(起立)

列 那麼——扎列辛怎麼樣？

傑 謝明。謝明尼奇嗎？也不錯，在自己的亭諾夫村裏住着呢。我到您這兒來的時候，看見他坐着車往他的水磨那兒去，大概在散心呢。現在他若是知道您回來，不能不來看您吧？回去的時候正順道，他一定會順道來看您的。……會帶着太太來看您。

列 (起立)難道說他結婚了嗎？

傑 正是的，已經三年了，有小孩啦……

列 這可真是的，娶的是哪一位呀？

傑 是個買賣人的女兒，她父親是經營林業和牲畜的。也是農奴出身。

列 (後退，彷彿自言自語)六年前怎樣，現在又怎樣！……